



五指

——一个关于吃和爱的故事



鲁万宏 著

中国式《百年孤独》
一部震撼人心的陕北人
原生态宗族秘史！



五指 指 塬

鲁万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指堦：一个关于吃和爱的故事 / 鲁万宏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496-1048-8

I. ①五…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129号

五指堦

—— 一个关于吃和爱的故事

作 者 / 鲁万宏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绘 画 / 王友良

装帧设计 / 薛晓萍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典森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00千

印 张 / 12.25

书 号 / ISBN 978-7-5496-1048-8

定 价 / 26.00元

序

高 鸿

万宏是我的乡党。我们都是陕北人，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村子相距不到十里地。站在我们村的沟沿上可以看见他们村的苹果园，可谓一衣带水，是真正的老乡了。因为万宏比我小几岁，我们不是同学，所以也素不相识。

2009年冬，有人对我说陕北有个年轻人鲁万宏，小说写得很好，你知道吧？我摇摇头。他说这个人是富县人，你的老乡呢。——富县人？我怎么没听说过？他说想不想见，相见的话就约一下。

于是我们就相见了。

万宏来的时候带着他的长篇小说。说实话，就他的相貌来说，很难看出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攀谈中，我知道他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经常写栏目剧在电视台播放。栏目剧不好写，这我知道，几十分钟的戏，短小精悍，需要把故事交代清楚，有起伏，有悬念，有高潮，有结尾。篇幅虽短，容量很大。这类作品我就写不了。闲聊中，得知他初中辍学，回家劳动。后不甘于一辈子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他们的老路，于是就走了出来。这个经历和我是那样的相似。我高考落榜后，也是背着铺盖出去打工的。在陕北一家企业待了十多年，然后到西安来了。万宏到西安的时间似乎比我还长，认识的人比我更多。特别是在影视

圈内，他已经是知名的编剧了。他写的电视短剧《东营村杀人案》、《母亲进城》、《不该望的风》等四十多部在陕台和其他电视台播出，获得了极大反响。

他带给我的长篇小说叫《五指塬》，我看了一下，有30多万字。现在写小说的人不少，能让人看下去的却很少。特别是一些业余作者因为没有任何文学基础，一开始便写大部头的作品。这些作品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没有结构、没有约束，几乎是想到哪写到哪，小说故事平淡，语言更是缺乏色彩。一些人敝帚自珍，对作品倾注了很大的期望，结果投到出版社没人要，自费出又没钱，于是便尘封起来，成了一块心病（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人花钱买来书号，然后自己在印刷厂制作，出来后有门道的通过关系可以收回成本，没门道的几乎全送人了）。遇到这样的作者，我们真是爱莫能助。

带着一丝好奇，我打开这部长篇小说，刚看了开头，便被吸引住了。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太爷在脑袋飞离脖子的那一刻，看到了他爷说过的那颗老槐树。多年以前，一个春日暖暖的正午，打碗花和水畦草悄悄在涝池边和涧畔肆无忌惮衍生的日子，他在自家宅院门前的场坪上就家族的起源和这颗树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爷爷进行过深刻而耐人寻味的探讨……”

这个开头和《百年孤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作者是喜欢读书的，并且涉猎广泛。他想象力奇特，语言很有弹性，富有文学色彩！接下来往下看，我便被跌宕起伏的故事所折服，书中的人物性格特点鲜明，神情并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毕竟是初次书写长篇，作品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字不够精炼，叙述有些罗嗦，用词不够恰当等，作为老乡我就提了出来。万宏很虚心，于是就做了认真的修改。这一改作品紧凑了许多，也丰满了许多。我推荐给地处上海的文汇出版社，编辑乐渭琦老师看完后很激动，给我打电话要联系作者。这部书于是被纳入正式出版计划。

在网上查了一下，《五指塬》已在不同的网站连载，点击率数十万次，反响很好。《天涯读书》编辑认为这部书是“一部中国的《百年孤独》，陕北人的抗争史、创业史、英雄史。作品围绕民国时期陕北五指塬上鲁，杜，杨三大家族三

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展开一幅陕北风情的原生态生活画卷，讲述一个辉煌家族由盛兴走向衰落的悲情故事，让我们在吃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中，感受心灵的战栗和历史的残酷。”我以为评价很中肯，在此引用，也是我想要说的话。希望《五指塬》出版后能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万宏通往文坛的一个翘板。万宏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厚，文字富有灵性，加之又非常勤奋，我相信他有实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此，我送上自己美好的祝愿！

楔子

家族像一把伞，祖先就是伞顶子，儿孙则是一根根伞骨，合起来浑然一体，打开来可以遮风挡雨。

看看我家族今日粗布糙食，颓废破败的潦倒相，你很难想象他往昔的辉煌。就像一把破旧的伞，伞布已烂得千疮百孔，伞骨一根根散了架，有的甚至生锈变形，完全起不到支撑的作用。往日祖上那宅第连云、田倾千族、高骡子响马气势腾腾的旺盛势派，只能作为一种“妈妈的，老子曾经阔气过”的可怜虚荣，被儿孙们挂在舌胎上，以求得些许与那些曾经对我们家族充满无尚羡慕敬畏，今日却又不肖甚至下看的暴发户们的心理平衡。但这一切，毕竟有如受潮倒掉的糖塔一样，只剩下一堆灰色的尘粉，一切的晶莹剔透、巧夺天工都如过眼云烟，谁还会在乎一堆粉尘呢？只有野老遗贤们在茶余饭后或酒馆中充满向往却又不无惋惜的谈及，才会使人们的心头偶尔掠过一瞬间短暂的光亮，滋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想法和感慨。

关于我祖上的故事，不像别的家族需要查族谱，靠遗老们的佐证和回忆才可弄明白，我们鲁氏家族就像一张挂在太阳下的蛛网，每一根经线和纬线都清清楚楚，玻璃一般透明。这种透明来源于那些曾经发生在已经作古了的家族成员身上，惊心动魄，让人敬佩、感叹、恶心、疑惑；仰回泪洒长流的故事，被家族和家族

以外的世人不时咀嚼，而且越嚼越出味，使得每一个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充满向往和鄙夷。

但一切的故事都起源于我爷爷的爷爷，我的太爷。关于太爷之前的人和事，都是模糊的，就像打着手电筒在黑夜里行走，光亮所能波及的地方是明亮的，光亮的尽头却是黑暗的。世人们，就连我的族人们道及家族往昔的风光，在太爷之前也是手电筒照不到的黑暗。关于祖上是在谁手上兴旺起来，又由谁得以发扬光大，却很少有人去注意；相对而言，人们更注意一个家族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因为精美的瓷器损坏时那种的阵疼，总能给人以悲剧上演的快感。

一个人，无论你是男人女人，贵族或者贫民，都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没有了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像没有了骨骼的皮肉无所依附，而延续生命的方式却只有一个：吃！吃，生命只有在对食物的不断摄取中才能得以延续。吃是保存现有生命的事，性是保存永久生命的事。而人要吃就离不开粮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每个生命都不可或缺的。我的祖上大概正是看到人要生存就离不开粮食这一事实，才开始从事粮食生意的。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到了太爷手里，已经买断五指塬鲁家庄大片土地，鲁记粮行在鄯州城也已成为粮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乎垄断了鄯州所有的粮食生意。位于五指塬上的老庄，几十方大青石磨和十多方青石碌碡碾子，日夜不停地运转，碾压得地动山响。十多辆胶轮子马车每天往来于通往县城的官道上，把雪白的面粉运到城中东南西北四个粮行；南来北往的粮商粮贩子，把宁夏的大米，关中道的麦子、杂粮，一驮驮贩过来。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钱票雪花一样挡也挡不住地以波涛汹涌之势涌入鲁家。上百只牛驴骡马产出的大便运到地里，使得鲁家每一块土地都像吸足了水的海绵，长出的庄稼茂盛得看了就使人眼红。十几个长工丫环老妈子及族中男人女人们日夜不停地劳作，使得太爷和他的儿孙们犹如坐在莲花蓬上，有享不完的福气。那时候，鄯州往上的汴水、延府，往下的洛南潼关，谁不知道鄯州的鲁家，谁不知道我太爷鲁正川的名号。在鄯州，无论工农商官，鲁家就像一棵茂萱萱的大树，枝枝稍稍都有扯不断的关系。

作为鲁氏的子孙，我有幸目睹过老爷鲁尚文的尊颜。这张现保存在长房子孙鲁玉樗家供桌上，已然发黄褪色。在这张看得见岁月痕迹的照片上，老爷宝相庄严地坐在一清式高背雕花椅上，头上不是羊肚子手巾，而是一顶缀着珠宝的瓜壳小帽。一条足有二尺多长，锅台极大的烟杆横放在他屈起的双腿上，他胡子微翘，腰杆笔挺，神情专注地看着前方，浑身都透射出一种大家掌柜毋庸置疑的威严和坐拥财富的骄傲自得。隔着只细腿儿高机，老奶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只手里好像捏着个手帕什么的，露了半只角在外面。她穿着那种长及膝盖的宽边大袄，头上包着黑布头帕，面色矜持，微微向后仰着身子。看样子她好像想要把腰杆挺到同老爷一样的程度，可是她做不到。她的笑容因此看上去有些勉强僵硬。也许她在那一瞬间曾经想要拉近与老爷之间的距离，可无论怎么看，她都像那瓶摆放在高机儿上没有生气的绢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陪衬。

第一章

祖先

太爷在脑袋飞离脖子的那一刻，看到了他爷说过的那棵老槐树。多年以前，一个春日暖暖的正午，打碗花和水畦草悄悄在涝池边和涧畔肆无忌惮衍生的日子，他在自家宅院门前的场坪上就家族的起源和这棵树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爷爷进行过深刻而耐人寻味的探讨。

“爷爷，我们家从哪来？”

“老槐树下。”

“老槐树在哪？”

“山西。”

“山西在甚地方？”

“在河的那边。”

太爷精赤着身子，肚皮上裹一红色小肚兜，光光的小脑袋中间留着撮桃形黑发，眼睛清澈明亮看着他爷。

他爷叉蹴在太爷对面一碾场用的碌碡上，或者是一根倒放着的横木上，嘴里叼着烟锅子，一只手指勾起，挑逗着孙子腿中间的鸟雀，眼神迷醉，似乎在看那雀儿是不是会长上翅膀飞起。

这是一个春日正午，我说过这是一个春日暖暖的中午，太阳像一个白烙饼，

斜斜挂在天上。场坪边上，一只母鸡带着小鸡在悠闲觅食。孙子听完爷爷的话，扭头向原野上望去，可是他看不到爷爷说的那条河。

若干年后，当太爷的头被西门成亮用飞快的镰刀掳去，在脑袋飞离脖子的那一刻，太爷看见了爷爷说过的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像巨大的华盖，挺立在故乡的原野上。其实在这之前，太爷早已经明白，关于老家在山西老槐树下的说法，就是许多家族敷衍子孙们的一句套语，而不只是自家一个的专利。当初爷爷对他说这话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老槐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后来，太爷有了自己的儿孙，当他们向他询问起家族的起源，太爷也会用他爷当初说这话时的口吻，告诉他们说，自家是从山西老槐树下迁徙过来的。他在还没被西门羊那个腰上扎着根麻绳的儿子砍去脑袋之前，曾不止一次在祠堂里翻看过自家的族谱，族谱里也是这样写的。

其实太爷在倒下去的那一刻，也分不清自己看到的那棵老槐树，究竟是山西老家的那棵，还是自己庄上现在的这棵。太爷家门前，距离涝池不远的这棵老槐树，据说是太爷的爷爷栽的。在太爷被杀害的时候，它已经有一搂多粗，得两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过来。槐木生长期慢，十多年以后才能成材，且木质坚硬、细发，是上好的木材。当地人做门窗、打家具、解门扇板子，大多用它。据说太老爷在他的父亲去世后，曾想把这棵槐树锯倒，请解板的解匠解成薄板，更换自家已经有些破败的门窗。没想到解匠叫来，开工锯树时，却遭到了村上人的集体反对。那时候，太老爷才意识到，这棵一搂多粗的老槐树，已不仅仅是他们鲁家个人的财产，而被村上人当作了整个家族共有的东西。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时，就打消了锯掉这棵树的想法，一直让它保留到了现在。把根留住，把根留住啊！以便有一天，当儿孙因为天灾人祸，不可抗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别处繁衍生息时，他们也会轻松地对自己的后人说：“我们家是从某个地方老槐树下迁徙过来的。”而不必为一代又一代后人无止无休没完没了的提问大伤脑筋。

当初鲁家第一代当家掌柜带着家人逃荒来到五指塬，距地头还有七八十里路

时，全家人只剩下最后活命的一把炒面（一种面粉炒成的能当干粮的食物）。掌柜的捧着这把炒面，挪到消瘦得只剩下一张蔫皮的母亲跟前说，妈，吃！母亲说，我不吃，我都这么大了，活一天算一天，你吃吧。掌柜的看着母亲的眼神，知道她不会吃，又挪到几个孩子面前，把手伸到他们嘴边。已经饿得昏昏沉沉的几个孩子，面对这捧巨大的诱惑，看着父亲，却没一个人张嘴伸出舌头去舔一舔。这是一个秋天寒冷的下午，一轮巨大的日头，正从远处的地平线往下坠落，天边布满红彤彤的晚霞，原野上空洞洞的，不见一个人影，连鸟雀也没有一只。这家人，连同他们身后那棵被雷劈裂烧焦的、光秃秃没有叶片丫杈于荒原上的老榆树，像一组凄凉的剪纸画，剪贴在空旷的原野上。那时候，他们正在为一捧能活命的炒面，做着生命和价值的推让，谁也不肯享用这全家最后活命的希望。最后，眼看是不行了，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的母亲发话了。母亲以她年轻时守寡教导儿子毋容置疑的口吻说，这面谁也别吃，你吃，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只要你活着，咱家就有希望，吃，把它吃了。儿子看看母亲，又看看他的儿子及同他一样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脸颊如同刀刷一样的婆姨，流着泪，在这个落日的秋天的黄昏，一口口把那把炒面吞了下去。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极其艰难的吞咽过程，以致这个掌柜的多年以后，每次吃饭都有一种得了噎食一样的难受。而后他就抹了把脸，爬在地上给他的母亲和妻儿磕了个头，站起来，背起母亲，带着全家继续向前走。

在最后几天艰难的逃亡过程中，这个掌柜的像一个重新被充了气的猪尿泡，被一种坚强的信念和巨大的责任支撑着，终于来到了五指原中指塬上，并且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新一轮繁衍生息。而他的母亲，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老太太，也因为她的那个秋日黄昏里不平凡的决定，一直活到了一百多岁，而且在死了若干年后，还被子孙们当作一种传奇，不断地讲述，并且越讲越有传奇色彩。

鲁家掌柜到了中指塬现在居住的这个村子里时，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姓王。

村子原来也不叫鲁家庄，叫王家坟。据说这个村子原先是一户王姓大户人家的集居地，王家祖上因为贩卖皮货发了大财，在口外、山西、内蒙等好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皮货行。发了财后的王家，也没有摆脱陕西商人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束缚，抽调出大批资金，在老庄上买田置地，形成了陕西商人固有的农商结合的特定模式，成为五指塬乃至整个鄜州首屈一指的盖县财东。后来，随着时事变换，新旧更替，王家也没能逃脱富不过三代的陈年老规，外面的铺子全部在兵荒马乱中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庄上的田地和空落落的房屋。所有这一切，就更让王家掌柜坚信了祖上农商结合做法的正确。但他的这种看法没过多久，就被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彻底地粉碎了，那就是在动荡的年代，任何财富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繁荣茂盛的王家和它巨大的财富在百年以前一次回民运动中，在五指塬上彻底消亡，而后就被当作一种传奇在鄜州乃至鄜州周边流传。到了鲁家掌柜拖妻带子来到五指塬的那个年代，关于王家在五指塬消亡的原因，已经代代相传，衍生成好多种版本。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版本中，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无外乎两种。一种说法说，王家在那次规模宏大的回民运动中，举家逃荒到了山东济南，后来就在那儿买房地，繁衍生息，再也没有回过五指塬来；而另一种更让人觉得煽情和信服的说法是，王家在那次跑回回时，压根就没离开过五指塬，而是窖藏了所有银子和值钱的家资，在家中坚守。结果寨子被打破，全村人尽皆死在了那次战乱中，无一人能够幸免。后来，王家消亡后关于那些让人垂涎的财富的去向，就成了鄜州甚至鄜州以外那些妄想一夜暴富的探寻者一个充满诱惑的梦想。你如果不相信这些梦想，说它们是扯淡，那些人就会和你急，指着村巷上一个足有磨盘那么大，主杆早已被锯去，只留下一个根须突兀在地表上的盘根错节的老树桩子给你看，并且念出一首被他们背得滚瓜烂熟的歌谣：“七老盆，八老罐，二十四条金水担，若要不相信，老槐树作证。”以证明他们说法的正确。

鲁家掌柜带着他的家人来到这个过去叫王家坟的地方时，是一个有着一轮冷清清月的夜晚。村上的人在最近的一次蝗灾中，全部逃离了村子，只留下这户不愿离去的王姓人家在这空落落的村落里坚守。突然看到了人，王家人显得特别兴

奋，掌柜的从自家的山墙上，扳下两块风干的洋芋砸成的土基子，熬了一锅香喷喷的洋芋糊糊，招待这户马上就要饿死的人家，并且劝说鲁家掌柜和他的家人在村子里留下来。满脸忠厚的王姓男人看着喝下洋芋糊糊、稍稍有了些活人颜色的鲁家掌柜和他的家人说，老弟，别逃了，这年月，逃到哪都一样，就在这住下来吧，有我这面山墙，饿不死咱，熬过这个冬天，明春就好过了！鲁家掌柜盘算着没有说话，他明白，这年月，谁都不容易。王家掌柜之所以没去逃荒，完全是因为这堵不知几时用洋芋蛋蛋打成的山墙作为依靠，自己住下，人家吃甚。好久未见人迹的王姓男子为了坚定鲁家先人的信念，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在这天晚上与鲁家掌柜抵足而眠时，就给他讲了这个村庄的由来，和王氏家族的故事。不知是出于对王家那些窖藏在地下巨大财富的诱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鲁家掌柜最终做出决定，和他的家人在五指塬上安顿下来，开垦种地，开始了新一轮艰难的创业历程。后来，他在传说中曾经属于王家人的这片土地上，虽然没有发现那些七老盆、八老罐，二十四条金水担的诱人宝藏，但他却在翻来覆去的耕作过程中，经常在地垅里，土坎边，发现过一些巨大的砖瓦、雕刻精美的石壁，以及残缺损坏的屋脊构件，这足以让他相信，王姓男子所说一切的真实。

子孙

鲁家祖上在五指塬扎下根来，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奋斗，到了第二代当家人手中，虽说在鄜州站稳了脚跟，但整个家族依旧穷困潦倒，挣扎在贫穷和饥饿的边沿。当第一代当家人心力憔悴，闭起眼睛离开人世时，他的儿子毫不犹豫花大价钱从城里请来了戴着二轱辘眼镜的风水先生，在村里的山山峁峁齐齐转了一天，给自己的父亲踏摸了一处好风水，然后用二寸多厚的柏木棺材，把父亲的尸体装殓起来，葬进二轱辘风水先生称作常娥奔月的墓穴里，以求得他的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财运昌旺，摆脱贫穷和饥饿的折磨。尽管二轱辘风水先生在为鲁家选中这块墓穴时，曾毫不隐讳地对第二代当家人说过，这块墓穴好是好，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垢病，那就是财旺人不旺。鲁家第二代当家人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父亲埋进了墓穴中。饥饿和贫穷实在是把人弄怕了，他只想着在自己手上尽快发家致富，至于别的，他根本就没多想。后来，当鲁家的家业终于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大，当初二轱辘眼镜先生的忠告却也以同样的速度应验了他的那句谶言。先是掌柜的一个已经嫁人的妹子，没来由地着上了猫鬼神，经常大白天把衣服剥得精光，丢人现眼，满村子跑，并且爬到树上，上树的速度比一个男娃，甚至比一只猫还要利落。婆家请了几个法师禳治，不见起色，就把她休了，送回了娘家。掌柜的为这，跑去闹了几回事，把男家屋里能砸的东西都砸得粉碎，最后也没能使对方回心转意。那时候，他的奶奶，那个叫做鲁常氏的女人还在。她与她那因为她的一把炒

面而担负了过多责任、操劳过度早早离开人世的儿子不同，越活越有了返老还童的迹象。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拿着烟杆，盘腿坐在自家窑洞里的土炕上，默默注视着这个院里子孙们的一切，指教他们做事，规范教导着他们的行为，以期把她的子孙培养成一帮能使她感到满意和骄傲的人。通常，鲁常氏很少说话，也很少有笑的时候，在她的眼里，时常充塞着一种忧郁的神色，似乎儿孙们的所作所为，很难有让她满意的时候。这种忧郁的神色，也许是从老槐树下逃难来五指塬的路上，就定格在了她和她儿孙的眼睛里，以致这种有着明显忧患意识和淡淡哀愁的忧郁，成了这个家族不同于任何家族的一种标识，一直随着岁月的流失，在历代鲁氏儿孙身上蔓延生息。到了我爷爷这辈，酆州的大人小孩，仅凭着这种神色，就能认定，这个人肯定是鲁家的子孙。

掌柜的从男家回来，气没处发，一个人圪蹴在土窑门口的石台上，黑着脸，和谁都不招言。婆姨做了饭，先盛了碗，调好辣子和盐，尝尝咸淡可口，给鲁常氏送到窑里，出来时顺便叫了声：“掌柜的，吃饭了！”见男人没招声，也就没敢再叫，进屋给他也端了碗，送到跟前。她一句“有功了，吃饭都叫不动”还没说完，男人一扬手，连饭带碗打到了地上，引得几只正在院里啄食的鸡一齐扑了过来。女人好心好肺，没来由挨了这么一下，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子，却没敢吱声，扭身回屋里去了。鲁常氏人虽在屋里吃饭，眼睛却时刻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听见老碗摔在地上的声音，就放下碗走了出来，看着圪蹴在窑门口的孙子，口气严厉地说：“跟谁执气哩？自个没球本事，跟谁执气。你就是说得人家把你妹妹接回去，他们放心，我还不放心哩。吃饭去，往后别再管这事。”掌柜的站起来，张了张嘴想说啥，一看奶奶眼里的神色，就把嘴闭上了，扭头回了自个屋里。自打妹子回来，疯跑疯走，爬房上树，谁也拿她没有办法，但只要鲁常氏一出来，马上就收敛起来，变得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甚至有些害羞，像一个做错了事被大人发现的孩子，乖乖穿了衣服，跟鲁常氏回了屋里。直到有一天，鲁常氏去上茅房，女人趁她不在的时候溜出屋子，独自跑出了村，掉进了村口的池塘淹死。

这件事过去的第三年，一个夏日早晨的阴天里，掌柜的女人担着担和她的身体不成比例的水桶，到院门外的井台上打水。井台上的石板落着一层露水，稍稍有些滑湿。女人握着同样落着一层潮露湿淋淋的辘轳把，把箍匝着三道铁箍儿的木桶吊在绞索挂钩上，慢慢放进井里，又摇动辘轳把，把打满井水的木桶吊上来。就在她一手扶着辘轳，一手去提桶时，不知怎么脚下一滑，一个屁股摔倒在井台上，一只鞋连同木桶一齐掉进了井里。女人坐在井台上，看着辘轳把打着转儿，咕噜噜转动，绕在上面粗大的索绳一点点放净，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没有了思想。

天色刚刚放明，村巷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谁家的猪醒了，在圈里哼哼着拱食，空气中沾着湿漉漉的水气，吸进肺里凉丝丝的。女人看着还在摆动的辘轳把，慢慢站了起来，探头看了看井里。井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到。她就抓住井绳，把腿伸进了井壁。

那天早上，掌柜的在女人去井台打水的时候被尿憋醒，朦朦胧胧中，有一种想干点啥事的冲动。通常他每天早上被尿憋醒时，都会有这种冲动。这个时候，他就会不打任何招呼，把女人拉过来，压在自己身下，草草几下，将一个晚上积聚在体内应该排泄的东西排泄干净，然后起身，精神抖擞地从槽头上牵上牲口去了地里。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通常女人都会起得比他要早。在全家人还享受清晨甜蜜美梦的时候，女人就早早起来了，轻手轻脚在屋里穿梭，忙她应该忙的事。那时候鲁家人口众多，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大人小孩的洗洗涮涮，全都要她操持，她的日子就像一头套在磨上的驴，周而复始围着磨道转着圈子，似乎永远也没有停歇的时候。

掌柜的这天早上醒来，又有了想要排泄的冲动，迷迷糊糊中，把手伸向了身边的被窝。他的手在光席上摸了个空，知道女人已不在炕上，心里就有些失落，而后他就醒了，翻身爬在炕沿上装了锅烟，默默地抽起来。一锅烟抽毕，还不见女人回来，掌柜的就磕净烟灰起身去穿衣服。当他穿上衣服，下炕倒踏着鞋去了茅房，把本该丢进女人体内的积攒物在茅房里排净，他的身体就有了一种射精后的酣畅。而后他把大腰子裤在腰上撵了几撵，用破布条拧成麻花状的裤带勒紧，